

麼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

開 言

麼些象形文¹之著錄，以我人所知，最早者當為 Père A. Desgodins, 西藏民族小誌 (*Notes ethnographiques sur le Thibet, 1879-80*); Captain W. Gill 金沙江 (*The River of Golden Sand, 1886*), Prince Henri d'Orléans, 由東京到印度 (*Du Tonkin aux Indes, 1898*) 三書。而從事研究之者，則首推 T. de Lacouperie²; 其次有 Ch. E. Bonin³, J. Bacot,⁴ B. Laufer⁵ 諸家。此諸家中，尤以 Lacouperie 及 Bacot 為首要。以一則開其先路，一則著為專書，與其餘兩家之單篇不同也。然 Lacouperie 雖有縱橫宏博之才，所見終苦未富，故書末雖附原文若干，而未能加以釋義。Bacot 于鑒別能力，似更未充，所得雖漸多，而表中所列，即

¹ 此象形文在麼些土語稱 *so-tir-ly-tir*, 義為木書石書。其得名之由未詳。至麗江漢語則習稱為多寶文。多寶為麼些語 *do-ba* 之音譯，義為巫師 (priest)。do-ba 之名實又源於藏語之 *do-ba* 義為教師 (teacher) 以 do-ba 所誦經典，大多數以此文字書之，故即名之為多寶文。正猶昆明鄉間稱爨文曰 *現谷 (si-po)* 文也。

(2)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London, 1891.

(3) *Notes sur un manuscrit mosso*. Actes du XI^e Congrès des Orientalistes, Paris, 1898. 亦收作者 *Les Royaumes des Neiges & Etats himalayens* 書中, Paris, 1911.

(4) *Les Mo-so*, Leiden, 1913.

(5) *The Nichols Mo-so Manuscript*. *Geogr.-Review*, 1916.

未盡明晰之能事。如頁七十六以并列為馬(cheval)形字欄內，Kaufor 據之，遂謂我人所見者，即形字之抽象符號，…有時亦且指有生物(we encounter even abstract symbols of geometric character, … and sometimes even denoting living beings)。實則象形文別有馬字，此并本象穀倉，Bacot 自身在頁七十八亦載之，在馬則為假借音字(syllabic character)本至明也，而未加詮釋，遂起 Kaufor 之謬解。即此一例，可以推知。蓋單字本身，尚多未瞭；至於綜攬全部，探其法則，與他種形字為原則上之比較，則更概乎未之聞焉。最近乃有美人名駱克 Joseph Rock 者，卜居雪山之麓有年，遍交其地麼些土人，又多搜其經籍。相習既久，其了解之深切，遂遠出已往諸家之上。依其近作麼些文獻中之洪水故事(The Story of the Floo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so Tribe)文中所述，則將著為專書曰古代麼些王國之史地(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其書將多至四卷或五卷，且含有形(Pictographic)音(syllabic)兩種字典，此其度越 Bacot，自在意料之中。然即以上述一文而論，則其書雖未出，而有两點可以意度而得之者；第一標音或不能甚精。Rock 本治植物學，于語文非所專攻，故上引文中第六十四頁註中所述，凡鼻化之韻，皆于其後綴一如下畫之ⁿ。實則麗江方言音中其鼻化者多為²，其式或為³或為⁴，事狀並不一致。且此鼻化之來源，是否如漢語若干方音所示，完全為字尾舌尖鼻聲簡化之結果，亦尚有待

(1) 據美國 Library of Congress, 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shington, 1930 所紀，Rock 曾於 1924 年捐贈 Moso MSS 69 卷。1929-30 附又代搜得 529 卷。

(2) 載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I, Chungku, 1935.

(3) 最近在其麼些文獻之研究(Studies in Na-Khi Literature)中，又寫為斜體之^m。文載 B.E.F.E.O. t. XXXVII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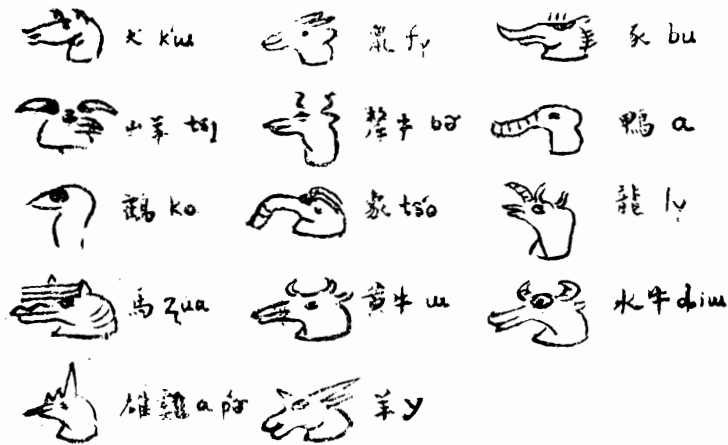
於更審之考索¹。今適於其後一律綴以 *ŋ*，易致誤會。又清聲 *t, k* 等之較柔者，依余所親受者言之，初發時實不帶音。當為 *d, g*，乃皆寫作 *dt, gk*，以為硬於 *d* 而軟於 *t* (Harder than a 'd' and softer than a 't')，則反使人難於理解。皆其例也。第二，辨字或不能甚晰。廣些文之構成，與漢字古文，並未見有若柯連繫。然其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則每能形成其原則上之一致或近似。其見於甲骨刻辭及古金銘識者尤然。又漢字學上若干術語，所以表示性質或程度者，用以說明東方其他形字 (Pictographs) 或意字 (Ideographs) 尤有易於抉發之樂 Rock 於此方面之素養，不無缺乏；故其辭書所收，縱極豐贍，而於紀錄單個字形而外，未必能有系統的認識，且于此單個字形之本身，亦未必能為機能的分析。此皆可以推測而知者也。余自往歲初讀 T. de Lacouperie 之書，即有意為一較詳之研討，而苦無探訪之緣。頃來雲南獲與麗江甲君往還，乃得諳曉其章較。復由甲君更得若干材料於其同邑乙君，所錄凡得五百字，字字詳辨其音義，頗有溢於前人所收，且深信其為較正確者。合以舊有諸紀錄，為數仍不足一千，而所能得者則已盡於此矣。持較 Rock 深愧勿如。然渠書既未出，而余對於此方面之理解，或亦有一得之愚，足以備







(1) 如前讀 *h*，雖甚似牙語 *kon* (Diao, Nung) *Kuan* (沙人) 字之約。然暹羅語之 *ŋ* (*-kom*) 實僅用於時間上，與歷些語之性質不甚同。故兩者不過為貌似。又如藏緬方言 *金* 黃往往同字 (如 Tibetan 金為 *མེད་*，黃為 *མེད་མོ་*，備備諸方言兩語多全同) 歷些之兩字雖亦同形，而讀 *金* 則已為 *hā*。此以西書讀 *han* 較之，雖亦甚似 *-n* 之約。然 *A-si* 讀 *Kiung*, *Manru* 讀 *Kiung*, *Thai* 西南各支 *金* 皆讀 *Kham* (Shan *S*, Siamose *ŋ*)，讀 *黃* 則為 *hen* (Diao) *hieng* (Day) *liang* (Nung, Lao) 等。更以苗語綜合觀之，知 *金* 為 *m > ŋ > n > ɲ* 之行，黃為 *ŋ > n > ɲ* 之行 (Thai 語 *金* 黃兩者亦仍同源，余別有論)。其章狀尤非且隱隱，非三數語所能盡也。





大方之採擇者，故阮就所記，先為此篇。異時Rock辭書問世，余又或得在雪山之麓，為較長時間之勾留，則將專心求索著為一書。此書者，依據未宏，必多謬誤，雖視為覆瓿之資可也。


本文所論，約分三分：第一分專論各個廢些形字之自身。就其製作方面加以歸納，約可得如下幾種之特點：









a) 獸動物專狀其首 凡象動物，皆但示頭部，而以其特徵為別，不復描狀軀體，與漢字異撰。此就余所記言之，為數頗富。今得擇舉數例：















其中鼠視其鬚，象視其鼻，馬視其鬃，鷄視其冠，牛羊視其角，黃牛水牛之別，則視角之有紋與否。雖頗簡略，而皆得依之以為別（亦有易相淆混者，如犬與牛，犬之兩耳，甚似牛之兩角。然犬兩耳前向，牛于角旁別有一耳，區別仍甚明晰），又除此專象物形之單體而外，其與他種成分合者，亦或僅出其首，如騎亦作是。漢字古文如觚文之，鼎文之，戈文之，以及甲骨刻辭之等，雖皆頗注意於其頭部，然終為全體之描畫。其簡單化者，如牛羊作，雖亦專以頭部為主，然其基本寫法為正視，則仍與此側視不同也。（說文牛象角頭三封尾羊象頭角足尾之釋，乃


字體整齊後重附之辭，此依董序堂先生說。廣些文中亦有狀全部者，如Bacot所紀蝴蝶(Papillon)作，蝸蝗(Sangsuo)作，蛇(Taon)作，蟻(Fourmi)作，蓋以為體過小，無特徵可象，是為例外。


b) 象人類以頭部別其性質 此與上一例法則相近，Laufer已知在字中以頭飾(Head-dress)別男女。實則一切顯白之區別，多以頭部為識(其形聲字之聲符，亦往往綴於頭部，則為此法引申之結果，參下形聲條)，固不僅此家中之男女為然。以其所狀人身，已如Laufer所謂極度簡化(strongly abridged)，與漢字之作人者酷肖，故不能不以此別之也。此就余所記，亦得擇舉數例：

 雙 s pi	 恒 y dz y	 寔人 si
 容 bo	 乞人 ha me	 王 ka
 將 za mu	 卒 mu ka	

又鬼作 (tsy) 神作 (前為男神讀du，後為女神讀se)，亦皆與人類同其作法。漢字古文象人身亦用單線條，已如上述。且頭部作異狀者，如甲文未彗 象頭飾²，為法與此全同。他若舊釋鬼之，釋光之，以及    等雖未能確言其誼，而作風皆頗相似。金文中亦有類是之例。至美洲達科他(Dakota)人所作之“冬事記”(Winter-counts) 映白人作 或作 (見Garrick Mallery美洲印第安人之象形文字(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1) 女子象髮首形，余慶遠維西圖見說，所謂“頂束布勒若菱角”者也。

(2) 髮在全文及獵碼編字中作，其上象三辨形尤顯。今福州會協橋有於髻上插無刃之三小刃者，正所以示相似之遺習。

(3) 余舊解為著面具形，海郭沫若亦有此說。惟音讀仍不可知。郭君雖讀為，實則此形與ji音尚無連繫可求也。

人頭學 27

指之，則又猶漢字腹字作木，刃字作力之例矣。

d) 較抽象之義多為象徵的表達 此亦有另例，今擇舉如下：

言 hua (以倉廩充溢象富)

美 zi (以花枝象美)

忌 kua (以心黑象惡)

哀吊 jiy (粟主象哀吊)

東 ni me ty pa (以太陽象東)

西 ni me gy pa (以太陽無光象西)

勝利 go (以旗象勝利)

此諸字中或尚得分二類：其一為專以此物象或事象當某義，如‘富’‘西’等是。其一則為原有此象物或象事之字，今引伸之以當某義，如‘東’‘勝利’等是。兩者性質雖小殊，而其字形之為 Symbolical 而非 Literal 則一也。漢字古文中亦皆有之，前者如以臣喻臣服之屬，後者如由介引伸以為能傑之屬。

e) 由已成單位以孳孳新單位 此就余所記，又可分二類：其一為增損原單位以成者，如：

水 di 由 以衍，分之則為 { 北 o gy lo

厶 i tsj mu

日 ni me 由 以衍，加之則為 { 日光 ni me ba

正午 zy

夜 hu 由 以衍，加之則為 夜半 hu ko

填之則為 黑暗 na 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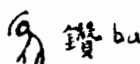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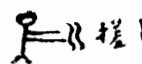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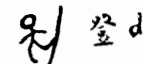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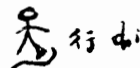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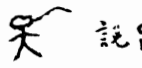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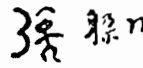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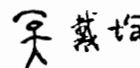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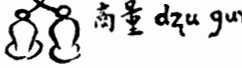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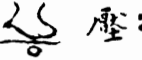

井 倉 gu 由井以衍，填之則為 富 hu























鑿 領和 zy 由鑿以衍，減之則為 金 hz (此有減與不減兩式，其不減者音義同)


足 餓 zu 由足以衍，填之則為 飽 gu



Washington, 1893) 則特徵在目, 風貌如生, 尤與此不期而巧合矣。


c) 動作之較難表者皆以線條指其所托 此在 Racot
書中僅數事, 余所記則甚富, 亦得擇舉如下:

此皆如漢字學上所謂‘指事’說文釋稱之一, 性質最與之近似。美洲印第安人繪字, 如視 (Seeing) 作  聽 (Hearing) 作  說 (Speaking) 作  會話 (Conversation) 作  作  作  其較易表達者而不復需此。如起作  (tu) 既作  (1), 驚作  (dz) 等皆是也。漢字古文於較易表達者, 亦或以純形出之。如甲文  象散髮就血,  象持未刺地,  象梯而升高之屬。其較難表達者, 如鳴作  其右既象難引吭之形, 而猶恐未喻, 則加口以示之。解作  其上既象手判牛角之狀, 而猶恐未喻, 則加牛以示之。象形不足, 則一轉而為初期之會意¹。此漢字後來行為純意字 (Pure ideographs) 之先聲而與麼些文不同其蹊徑者也。其間有近似者, 如話已作  牛鳴作  羊鳴作  之屬, 皆以後來整理之結果, 字形已規律化, 不能如麼些文之妙肖易喻。惟殷虛書契後編下二十五頁有  頗似象人兩手有所作, 惜不詳其音義²。他若笑作  創作  之屬, 亦與此   略近。

又除上舉而外, 別有背字作  (gu sɿ), 背本名詞, 以其位不顯, 故亦以線條

(1) 即較易表達如走者, 既作揚手前行之狀, 亦復加止以示之 (如孟鼎之  會仲簋之 ), 乃反啓後來从从从夫之爭。

(2) 葉玉森釋此為婦非, 其全身及兩足明是人形, 與金文之作  皆迥異。

𠄎 𠄎 𠄎 mir 由 𠄎 以衍，減之則為 𠄎 音 mir go

𠄎 胃 dy 由 𠄎 以衍，加之則為 𠄎 脾 tsi

此諸例中第一之‘𠄎’‘𠄎’，略似漢字張口之‘𠄎’，判木之‘𠄎’，第七例之‘𠄎’，略似漢字孝鳥之‘𠄎’，乃減原單位以示義者也。其餘諸例，略似漢字含一之‘𠄎’，長行之‘𠄎’，乃增原單位以示義者也。至若脾之作‘𠄎’，以其本形描狀不若顯白，乃連胃作之（心作‘𠄎’，亦連肺作之），無與漢字‘𠄎’之連目作成，不期而合，亦王筠所謂‘不得已者矣’。

其二為配合原單位以成者，如

𠄎 晴 mu ty 由 𠄎 (天) 與 𠄎 (日光) 合成。

𠄎 陰 mu dz 由 𠄎 (天) 與 𠄎 (雲) 合成。

𠄎 香 mu xi 由 𠄎 (天) 與 𠄎 (風) 合成。

𠄎 夏 mu zu 由 𠄎 (天) 與 𠄎 (雨) 合成。

𠄎 秋 mu tsy 由 𠄎 (地) 與 𠄎 (花) 合成。

𠄎 冬 mu tsy 由 𠄎 (天) 與 𠄎 (雪) 合成。

𠄎 哭 mu 由 𠄎 (目) 與 𠄎 (雨) 合成。

𠄎 松 dz 由 𠄎 (水) 與 𠄎 (木) 合成。

此皆較近於意字與殺(sy)字作 𠄎 之類不同，漢字中亦多有其例，詳俟後論。

f) 一文乃示一義界而非示一固定之音值。廣些形字一文往往不僅示一音綴，如上述之 𠄎 其全讀為 i. kə. tsɿ. dɿ. dz. 又如 𠄎 字，(下為火，次為柏枝，再上為松枝，再上為酥油，最上為烟燄，蓋示發天之形)，其讀為 tsy. pa. dz. 以其一文正所以當一語，故與漢字之 𠄎 字，僅以當 ka. hāu 兩音者異探，此不第成分較富者為然，即一單體亦往往得有多讀，視其所欲示之義界而變。如

𠄎 解為着，讀為 tsy. 解為見，讀 dz.

泉 解為水，讀 *hā*，引伸為海，讀 *hāi*。
 臼 解為勝，讀 *gā*，引伸為能，讀 *hā*。
 𠄎 解為金，讀 *hā*，引伸為黃，讀 *hāi*。
 𠄎 解為火，讀 *hā*，引伸為紅，讀 *hāi*。
 𠄎 解為背，讀 *gā*，引伸為靠，讀 *hā*。
 𠄎 解為上，讀 *gā*，引伸為高，讀 *hā*。

皆是，不義界同者其讀音亦不盡一。此其故則以(1)經典誦誦，以一句五音為原則(此正與 *Lolo* 全同)，音數有定而字數無定，故有時不能不加以增損；(2)尋常書寫，僅取達義，繁讀簡讀，本無不可。此其事狀，最著者為名詞前後之附加詞 (Affix)。如

(5) 頭 *ky*，目 *mix* 有時亦讀為 *ky ly*, *mix ly*。 *ly* 為類別字 (Classifiers)

猶漢語之個。漢語雖不言‘頭個’，‘眼個’，然如‘馬之言馬匹’，‘火之言火口’，正相近似。

左 *ua*，右 *ji* 有時亦讀為 *ua tsy*, *ji tsy*。猶漢語言‘左’，‘右’，亦得言‘左邊’，‘右邊’。

梯 *le dz* 有時亦讀 *ts'ole dz*。猶漢語言‘梯’，亦得言‘樓梯’。

上 *gr* 有時亦得讀 *gr to*。猶漢語言‘上’，亦得言‘上頭’。

皆是也。漢字古文雖以經數度董理之故，不復見如‘許參互’之現象，然痕迹尚略有之。關於一字多音者，如相傳所謂商銅器上之圖形文字，其所涵往往至富，雖音讀不可知，而事狀殊相近。甲文中成分稍多者，其性質或亦類此。關於同字異讀者：則說文 𠄎，𠄎，𠄎 諸字下所存之詮釋，小徐所謂‘此兩字同用一文，皆從所在而知之’者，正其尤肖者也。以其詳非本節所能容，故嘗別為此論。

第二分論全部摩些文所示之性質，此亦得分如下兩項：

a) 就以上 e, d, e 諸條所論綜合觀之，其全部幾皆為廣義之形字而極少狹義之意字。Bacot 在摩些 (Les Mo-so) 一書第六四頁言：“象形文包括兩種字：一為形字代表動物或實物，熊、蛇等等。一為意字，表達動詞或抽象意念，如遺棄，成就，獲得，尤其用於巫術之術語，其徵象稍曖昧，如靈魂，解化，日月蝕，憎恨，權力，知識，時間等。(L'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s comprend deux sortes de caractères: les caractères pictographiques, représentation d'animaux ou d'objets; ours, serpent, etc. Et des caractères idiographiques qui expriment des verbes ou idées abstraites, comme accuser, réussir, gagner, et principalement des termes employés en magie dont le symbolisme est un peu obscur, âme, couver, éclipse, haine, puissance, savoir, temps, etc.)

又 Kauffer 在二八四頁亦言：“摩些文之兩階段頗顯明——自然物之全形字與楷例之縮減字”。(Two stages are notable in Mo-so writing — full pictures of natural objects and conventionalized shortenings.) 蓋 Bacot 分其性質，而 Kauffer 論其形式，兩者著眼各異，義實相成。而 Bacot 所稱之後一種，即所謂意字 (Ideographs) 也。以此上舊術語言之，其性質實相當於‘象意’，‘象意’與‘會意’兩名之同異，向來學者為說不一。以拙見言之，若置兩家原來之背景不問，而但借用以釋一般文字之性質，則一為半形的，一為純意的，其別異，瞭然甚明。Mason 著文字藝術史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 論意字，亦但曰：


意字之最高功能乃為表達抽象意念性質或比喻，蓋以吾侪環境範圍以內一切事物之需要，確切固定之文字，已為公認之事實。在選定






一固定圖形以表達某一事物之後，則其所有品質、屬性、比喻或其他與此事物關聯之概念，即以該事物之重要部份或其合體以代表之：一如以手表“權力”或“主權”；臂表“氣力”；腿或足表“疾馳”；目表“見”；耳表“聞”；口表“言”；日與月表“光”；以天空之穹隆帶一星表“夜”；或以水之符號表“雨”；——如見之於埃及象形文，中國文及歐基瓦印第安人之意字者。(The highest function of the ideograph, now that the necessity was recognized for definite and fixed characters for all the objective things within the environment of our advancing nation, was that of expressing abstract ideas, qualities or metaphors. After the selection of a constant picture for the primary object, qualities, attributes, metaphors or other ideas associated with the objects were represented by significant parts of the primary objects or by combination of them:— as the hand for 'power' or 'authority'; the arm for 'strength'; the leg or feet for 'fleetness'; the eye for 'seeing'; the ear for hearing; the mouth of indicate 'speech'; the sun and moon to represent 'light'; the arch of the sky with a star to represent 'night' or with the sign of water to represent 'rain'— as the Egyptian hieroglyphs, the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Ojibwa Indian ideographs (p. 52)





此其所論亦僅屬象意而止。蓋一般文字發展之過程每不待象意完全僵化而即趨於表音之一途。埃及文即其顯例。故通常西人論意字即以此為其最高功能(Highest function)，而不知在我漢字之中，乃別有較斷斷嚴格的意字。如上文所謂‘會意’者，其作用乃完全超越象徵及形像觀念。




- (1) 參照作者所撰論字向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係，燕京學報第十四期，廣西太平府屬土州縣司譯語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





以上今以摩些文言之則此所謂意字者，顯然亦屬於前期。Bacot 所舉如“一人跪在法庭之前”(Un homme à genoux devant le tribunal) 所以示譴責(accuser)，以及上文 d, e 兩節所舉‘宮’‘美’‘春’‘夏’之屬，其階段皆僅與漢字以人著天象示疾，以貝持貝段象得之類畧同。故審諦言之，一切廣義之意字，殆得分為四類：

第一為象意之初期 此如上 d 節所述每以引伸為法埃及文字本是樂器(Musical instrument)，而用以當快樂(Happiness)；本是望印(Seal)，而用以當財物(Treasure)；其性質當亦類此摩些文如 d 節所舉，大多屬於此類。

第二為象意之後期 此不僅引申現成之形體為用，且進而為兩個以上形體之聯合，或於一形體上更加若干修正(Modification)以象之。巴比倫古文基礎(Foundation)作由立(to stand)之衍成，滋養(nourish)作，由麵包(bread)之與口(mouth)之合成；其性質當亦類此摩些文如 e 節所舉‘陰’‘晴’‘春’‘夏’之屬，大抵屬於此類。以上兩者，其性質皆為象徵的(Symbolical)，故一方雖與較早的象形字之形位的(Literal)不同，而一方更與較晚之會意字之聯義(Combined meaning)異撰，嚴格言之，與其入於廣義的意字之中，不如歸於廣義的形字為合。



第三為會意的初期 此如上出漢字‘鳴’‘解’等，因象徵不甚顯白，則更以其他成分足成之。此成分不問其形，但取其義，且其性質不過為附加的說明，而未必即為本身之一部。故與第四之合義不同。摩些文中此類極罕見，必欲求其近似，惟等或可當之。以為石字，讀 na，石有多色，有可以象形示者，故黑石作，即以三點示其黑，讀 na，有不易以象形示者，故綠石則注 h。

於字黃石則注  於字皆所謂說明的也。  解為黃，由金義引伸，已見上文。  本象孩提帽上之飾物，以其中圖形者為綠松石，故即引伸以當綠。





第四為會意之後期 此又進一步，在初製作時，即有意為完全抽象的集合。如說文所謂‘人’‘毛’‘匕’為老之類。近代所謂俗字，見於龍龕手鑑以下諸書者，除少數形聲而外，其大部之性質皆若此。巴比倫楔文合今(目)  (餐) 以為  (老)，合今(目)  (犬) 以為  (不幸)，其性質當亦類此。麼些文中更罕見(惟上e節所舉之橋字頗近似，以果為象形，則水不能在木上也)，以上兩者其性質皆為解釋的(Interpretative)，故為最純正之意字。







由上比較，可知麼些文發展之過程，實與漢字不盡同。此後之麼些文因以環境之故，將不復為有機之生長，而即使沿用不廢，其不復衍化以至狹義的意字之階段，亦有可斷言者。

b) 麼些形字或亦衍為音字，惟亦自有其特色。Bacot 在上引文後但言：“均常用作音字”(Les uns et les autres sont souvent employés comme phonétiques)，而未言其所以用之之方。以吾人觀之，仍得分為假借與形聲二種。試分述如下：

甲) 假借 此如稱有權者為 zua，即假讀 zua 之  (本象馬) 以為用。稱看為 ly，即假讀 ly 之  (本象武器) 以為用。皆所謂“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者，事狀易明，不煩詳論。

乙) 形聲 比較上項為繁賾，先就聲符方面言，尚得分如下之數種：

一) 主諧字與被諧字音值相密合者，如  字義為‘外’，讀 by 上從  聲，本象‘麵’，亦讀 by。  字義為‘祖先’，讀 y 上從  聲，本象‘猴’，亦讀 y 是也。

二) 主諧字與被諧字音值小異者，如  字義為‘內’，讀 ku 中從  聲，本象‘口琴’，讀 ku 此聲值小異者也。  字義為‘父’，讀 si 上從  聲，本象松枝，讀 sy 此韻值小異者也(亦有為古今音之異者，如  義為‘美’，讀 zi 從  聲，本象

(1) 據 C. J. Ball, Chinese and Sumerian.

單讀 21. 此 1 當為 i 之變音，在初起符時或尚一致是也。

三) 主諧字有僅示被諧字之半者，如 **莫** 字義為怪，讀 *dze u*，上從半聲，本象麥，讀 *dze*，而 *u* 則付之闕如是也。被諧字亦有僅用主諧字之半者，如上述之 **夔**，其所從之 **夨** 本當讀 *ku ku*，今僅用其一級是也。

四) 有用兩主諧字以示一被諧字之音值者，如 **鼻** 字義為親戚，讀 *kó du*，上从 **半**，本象籛，讀 *di*，中从 **𠄎**，本象雞，讀 *kó*，以 *kó di* 兩符表 *kó du* 是也。



五) 有用一主諧字以示兩被諧字之音值者，此又分兩例。(1) 一主諧字本具兩個以上不同義之異讀者，得各用其讀以為音符，如上文所述 **𠄎** 有 *mi sy* 兩讀，故用於 **𠄎** 者示 *mi* (**𠄎** 作女，解時讀 *mi*，故註 **𠄎**) 用於 **𠄎** 者示 *sy* (**𠄎** 象地，義為下，讀 *sy*)。









(2) 一主諧字本身所具之音本在兩級以上者，亦得分別各用為單級字之音符，如上述象松枝之 **𠄎**，其全讀本為 *tó sy*，故用於 **𠄎** 者示 *si*，用於 **𠄎** 者讀 *tó* (**𠄎** 象兔，讀 *tó*，恐其易混，故加註 *tó*)。

漢字形聲之性質，雖亦不一，然其基本原則如 B. Karlgren 教授所謂在「主諧字與被諧字間其字首輔音，元音及韻尾輔音之相同或至少同類者」(Identical or at least cognate initial consonant head vowel and final consonant in the phonetic and the compound)，則一切皆莫能外。然此語中已無正武之韻尾輔音，雖有鼻化韻等，而在形聲字中亦未見有與非鼻化韻相諧之例，可以勿論。至字首輔音與元音兩者，以一音級為本位言之，誠亦不外乎相同或至少亦同類 (identical or at least cognate) 然兩音級以上參互之現象，如第三、四、五所述者，則為漢字所未有。說文中有極少數兩聲之字，如 **𠄎**、**𠄎**、**𠄎** 皆聲之屬，其性質與四所述仍不同。林語堂有漢字中之拼音學一文，所論多誤，此不及詳論。而第五一項，或反與埃及之音綴字 (syllabic characters) 中之多音字 (polyphones)

相近。







以就義符方面言，亦尚得分如下之兩類：

一) 義符本專造加音符所以明音讀者 如四象觀子，讀似本一家形字，而恐其不憶，則加音符以成。象野草，亦讀似。又如象象殺人，讀sy，本亦象形字，而恐其不憶，則加音符以成。象鉗塊，亦讀sy是也。

二) 義符本共名加音符所以專義界者 如象本象女之共名，作，解時讀me，則加音符以成（只讀me，或謂象女子性器）；作女解時讀mi，則加音符以成。又如象本象男之共名，作，解時讀si，則加音符以成。作兄弟解時讀a bu(兄) gu(弟) 則加音符以成（示上下唇移動作聲狀，讀gu，注於小人之上，即以示gu之末，以此非頭部所能表示，而僅以大小示兄弟，則其別尚不甚明也。漢字中惟甲文作，即附於女屮之旁，與此頗相似。然其後此法即聲而轉趨於表音之一途，故借白以示借，借中以示伸，此實漢字單位明確，字數與音數一致之結果在法則上可謂勝於歷些）是也。

以上兩者，雖性質不甚同，而音符之為後加皆甚明。漢字形聲之中，本亦有加音符於專字者，如齒之从止聲，冀之从不聲（不實聲符，前人已言之），冀之从異聲（異實聲符，參諸林 1482 頁：Karlgren, Analytic Dic. 亦收入異聲下），亦皆所謂恐其不憶而增者也。至於共名之義符，則大多數反較音符為後起。故先有且而後有增示之祖，先有中而後有增人之伸，先有佳而後有增之佳，此其情狀，正與歷些文相及。漢語多以音近相學，漢文所示音讀又較明確，故分析之結果，義符

(1) 參照 Budge, First Steps in Egyptian, p. 8.

多退而為音符。麼些語中音近相生之現象不多見，其文字所示音讀又極幽胡，故分衍之結果，義符仍保持其義界，而更有待於音符之區劃。要之此專名共名兩者，皆向來所謂偏旁，亦即埃及學者所謂義制 (Determinatives) 也。義制 (Determinatives) 之名，審諦言之，實可分為二義：a. 為以義符定音符之含義 (此類字音符或本有義，義符則往往為較泛之區劃)，b. 為以音符定義符之讀音 (此類字義符本為專名，音符則絕不含義。其起源不過為附加的說明，略似會意初期之字，惟彼則說明其義蘊，此則注明其音讀為異)。一切形聲字之構成，雖得分為若干小類，而大較本不出此二者。埃及古文中已往所習稱之義制 (Determinatives)，雖專指其義符之部分，然據近日學人之研究，則此類字大率先有形字，後注音符，尤以舊日習稱之特殊義制 (Special determinatives) 為尤著⁽¹⁾。如先有  而後注以 ，先有  而後注以 ，正與麼些文  上加  之屬，完全一致。故麼些文與埃及古文之義制 (determinatives)，大抵屬於 b 類者也。漢字及字喃⁽²⁾之義制 (determinatives)，多屬於 a 類者也。必欲以已往埃及學者所用之成語相繩，則惟漢字及字喃之偏旁可以當之，而麼些文之偏旁則與之不合。

第三分論麼些形字與其另一種 *Kypa* 文之關係。麼些人於此形字之外，另有一種所謂 *Kypa* 之音字 (以下但稱音字，惟與形字之借用為音字者無涉)，此亦吾人所習知者也。*Kypa* 文之形式，近似爨文，乍視之似皆為意字 (Ideographs) 之殘骸，故或者疑為晚出之字。然此問題至隱蹟，實非片言所能決。依此土紀錄，則麼些之有文字，實為年保阿琮所始作，其時則在十二世紀。依麼些自身紀錄，則 *so tir ly tiv* 與 *Kypa* 兩者各有其創始者，*so tir ly tiv* 在

(1) 參照 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P. 31.

(2) 參照作者論字喃之組織文後半。

前, *Ky pa* 在後(國瑜先生有此經, 余未見), 然此特與漢籍所紀阿呵造為篆字及 *Nosi* 自稱 *pi a si la tsi* 造字於越屬龍頭山(此越屬 ① 2 形 功 *hoio mo tsa mi* 若所我者, 詳余別有記)之說, 同為一種較有來歷之傳說耳, 即使可信, 而其所造究為何亦尚難言(*Rock* 以為即形字, 絕無確證), 以通常文字史眼光觀之, 音字自必在形字意字之後, 然由此音字以上溯形字意字, 亦必能得其相沿之迹(即出自借用者亦然, 如假名仍能上溯至漢字是也), 今麼些文則何如? 茲 *Bacot* 書所紀觀之, 其間誠有形字與音字兩收, 界畫不甚清晰者, 如

ㄩ(兩收, 形字在分(*diviser*)下, 音字在刺蝟(*hérisson*)下:

𠄎 兩收, 形字在矛(*lanee*)下, 音字在看(*voir*)下.

𠄎 兩收, 形字在口(*bouche*)下, 音字在發光(*briller*)下.

又以余所紀言如



𠄎 本形字象門, 在音字中讀為 *ba*.

𠄎 本形字象月缺, 在音字中讀為 *mx*.

𠄎 本形字象筐, 在音字中讀為 *ta*.

此就表面觀之, 似皆可以證其有關涉, 然以性質言, 則凡形字與音字之連繫, 不在於其全同, 而在於其由繁變簡之過程, 蒼然可以稽攷, 今此諸字之中, 古 顯然為音字(*Bacot* 往往有誤, 前已言之); 𠄎 在 *Bacot* 所附第四十六圖中, 雖舉以對音字之中, 然一則為自有之形字, 一則為漢字之訓讀, 兩者或不期而偶似, 亦未必定有先後關係可言也, 除此少數字而外, 其餘大多數之形字, 與音字各有其完全不同之形式, 鴻溝判然, 絕少可以印合之點(*Bacot* 論音字, 亦已言“其罕有由相當形字轉成者”*Ils sont rarement dérivés du caractères pictographiques correspondant*) 故吾人於此, 不能不認此兩者為各自不同的起源, 而此極少數之相涉實非縱性的連續, 而為橫性的淆混(*Bacot* 所附第四十一圖, 有音字作 𠄎 而書中則與

(1) 方國瑜先生言: 曾為文述音字出自形字之迹, 所舉甚富, 惜未刊布。

⊕ 同收於飛 (Voler) 形字下。此明為以音字所首加之藏文 gNah-ru 韻符扣於形字之上。又黃牛 (boxy) 下有音字作 ，而在水牛 (buffle) 下又有形字作 。此明為漢字牛之訛變，在此為訓讀，亦決不當見於形字。凡斯之類，若洋 Bacot 誤記，則其清混尤明。平情論之，兩者沿用皆已久，又時時合而書之，則其不能無清混正亦事理之所必至者也。

兩者既不同源，於是吾人當進而論其起源與先後。乙君之言曰：“音字筆畫簡單，易於書寫而難於記憶；形字筆劃複雜難於書寫而易於記憶。故音字亟廢形字代興，後世經文悉改以形字書之。”此寥寥數語，實足以代表通常廢些人之見解。Rock 則更明告吾人曰：

前者(指音字)較古而知之者極少，今日之巫師已甚少能讀之者，此雖似可異，然彼等皆能讀形字。後者(指形字)係在其族現居之地所創，動植物等之用以作字者，皆見之於麗江之山中。音字係自其故土，即西藏東北之草原攜來，殆可無疑，廢些人即由彼而漸向南大量遷移，故其文字未進化而反退化 (The former strange as it may seem is the older, and the least known, very few dta-mba or sorcerers of to-day being able to read it, while all can read the pictographs. The latter was developed in the present home of the tribe, the animals and plants, etc., used as characters, are such as appear in the mountains of ki-chiang. The phonetic script was undoubtedly brought with them from their ancient home, the grasslands of northeastern Tibet, whence they started on their great migrations south. Thus their written language has degenerated rather than developed).

此其所述音字知者之少，洵為不爭之事實。如甲君者，即但知形字而不知音字之一人也。其所述形字描狀之根據，本于其所目驗，似亦不無可信(參下)。由是言之，音字在先，形字在後，適與一般文字之發展，異其途徑。此兩者既不同源，則其苦於

舊有音字之未具規律，記憶為難，乃轉而為確切不移之描寫。如此獨特之行變，亦正事理所能有，本不必援一般常例以相難。雖然，吾人於此，竊仍不能無疑焉。

第一：此音字之是否完全來自故土，實至可商。關於音字成分之雜，Bacot 已嘗言之。然要特設言其字形而已。今以性質言，則除與他種文字不相涉者而外，其餘大體可分為三類：

a) 與粵文相涉者 此文可分為二小類：

甲) 明其確有關係者 如𠂔讀'dji' 用於'一'，與粵文𠂔'一'，形義全同，音亦明為同源。

𠂔讀'go' 用於'馬'，與粵文𠂔'mə, m' '馬'，形義全同而音異。

𠂔讀'jeu' 用於'蛇'，與粵文𠂔'五' '蛇'，形義全同而音小異。

乙) 關係較不明確者 如元讀'nu'，與粵文之元'ni'，形同而音小異。

𠂔讀'ni'，與粵文之𠂔'ni'，音同而形小異。

𠂔讀'ieu'，與粵文之𠂔'tsəu'，形同而音不同。

×讀'la'，與粵文之×'ti' (此據 Vial 所記，余在路南研讀時未見此字)，形同而音不同。

b) 與漢文相涉者 此又可分為三小類：

甲) 以漢字訓讀者 如借火而讀為'kiu'，

借入而讀為'si'，

借土而讀為'sə'，

借米而讀為'tsua'。

乙) 以漢字音讀者 如以正讀'tɕi'而訓為'土'，

以上讀'sä'而訓為'血'，

(又有一例，似經一度之轉化者，即以天讀'pa'而訓為'父'，似由 Thai 族稱天為

(1) 凡和星號者，皆依 Bacot 寫，下同。

pa 之訓讀轉轉而來，然麼些與 Thai 之接觸無明徵，故無以定之。

丙) 形似漢字而尚未明其關係者 如小讀 *na, 五讀 be, 坐讀 meu, 斗讀 ma 等等。

c) 與藏文相涉者 此又可分為三小類：

甲) 形音俱同者 如 又 讀 na.

乙) 形同而音異者 如 可 乃 讀皆 so.

丙) 形不同而具有藏文字母符號者 藏文四母音符號，除 hGren-Bu 而外，其他 gNah-Ru, Gi-Gu, Shabs-Kyu (惟此必加三小點作 𠄎) 三者，皆得見於麼些音字之前，然同時又絕無法則可尋，其符號同者母音不必同，如 𠄎 讀 *me, 𠄎 讀 *so, 止 讀 *kji, 𠄎 讀 *tsa, 其符號不同者母音或亦相同，如 𠄎 讀 *tho, 𠄎 讀 *no, 𠄎 讀 *kha, 又其加符號者與不加符號者亦皆同讀，如 𠄎, 𠄎, 𠄎 三者皆讀 be, 此皆當為任意增飾，與母音變化根本無關。

由以上所分析觀之，足以知其來源之雜，停訖之甚。雖此三者之中，吾人得假定其第一項與藏文相涉者為其基本形式（即麼些與蠻人分離前之共同原始文字），而後二項為後來加入之部分（分別言之，則與藏文之關係，較與漢文之關係為更疏，以文字系統之不同，故其不調和之痕跡亦更明顯）；又雖此第一項之中，乃 乃 兩者，形義並同而音讀不一，正所以示其最初本為意字之痕迹，與吾人平日所想像者相符（參拙作讀蠻文叢刻），然更以其餘大多數之與他種文字不相涉者觀之，則其形態實與藏文並不相似，而反與近代漢字相近，其所示時間的痕迹，亦決不能過於久遠，故關於此方面之事狀，實不如 Rock 所想像之簡單，更進步言之，吾人今日尚絕無確據，足以證明此大部分基本的音字，為麼些人南下以前所未有。

第二：形字之發生，亦決不能過於突兀，即使牟保阿琮創造之說可信，而其造文之時，亦未必全無依傍，此又事理之可推測而知者也，故關於此形字之

淵源，亦儘有探索之餘地。T. de Lacouperie 於此，曾有假設 Bacot 加以稱引，如所謂“假設其字派於藏文，則其字或即為第七世紀以前西藏巫師所用者”(Suppose qu'elle est d'origine tibétaine. Elle peut même avoir été l'écriture des chamanes tibétains avant le VII^e siècle)¹，以吾人對於西藏古史知識之貧乏，自無從加以論列。然吾人雖不能知 Thon-mi Sam-Bhota 以前，藏人果有原始文字與否，而以廣些今日所存經典觀之，足以知其與 Bon-po 關係之密(與其言關係，毋寧言 Bon-po 之遺留，或更適當)。同時更以今日喇嘛教中若干藝術品比照觀之，則在作風上，在行列上，亦皆有不少可以印合之點。故縱使此形字之一部，為至麗江以後所作(國瑜先生為我言，渠尚親見 do-be 有自造新字者。此在今日誠已罕觀，而累積歲月以計之，則其孳乳增益，固已多矣。Rock 不知此義，遂以一切描狀皆據麗江實物為形字後造之證，可謂疏於論斷)，而其源似仍得溯之於其故土，且論年代亦決不能過晚，以之與音字相較，當遠過之。

第三：形字若果代音字而起，則自身不當復有音化之傾向。廣些音字之成分複雜，用法淆亂，略與篆文相同。此因 Bacot 所已言，而任何人所能一覽而得者也。廣些人文化較高，不能如蠻人之安於拙陋，乃別造新字，或亦事理之宜。然試問此形字音讀既極，函胡義界亦可為相當之出入，其所以愈於音字者幾何？更益以假借之任意，形聲之參差，如上節所述，其愈於音字者又幾何？且所以借形字或意字為音字者，為其便捷也。今既有音字在前，且得合并為用，則當形字不足之際，何不即以舊音字當之，而必假新形字為音字？以井為馬，其所以愈於馬者果何在？此皆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解者。

綜上所述，可知此問題之繁賾，非以音字形字為全部之分析與歸納，實不易為安全之論斷。Rock 書既未出，余又以目驗未富，且暮不能遂初志，則於此自不容有所置喙。然即以上述諸現象周徧觀之，竊以為目前較為可能之假設，或當如下列：

此兩文字者，其初本不同源，各為平行之發展。其單位孳乳增益，皆有大量之徵加，亦非

(1) 作者行篋無 Lacouperie 原書，故僅引 Bacot 轉述之語，又 Laufer 所述亦略同。

一手一足所割成。在未并合前，形字一方已漸有音化之傾向，迨其後兩者并合，形字遂止而不復為音的發展。又其後形字一方，以他種關係（非文字本身之力量），漸佔優勝，至於今日遂成音字知者日稀，形字大都能讀之現象。




此所謂兩方面者，當然得目為二種大同小異之支流（今日口語與經文讀音之所以碩異，除一部分為音變而外，其大部分或亦正所以示方面淵源之不同），以此土史書稽之，則麼些之名，本由麼與些合成，以現存實地稽之，則在麼些族（Moso tribe）中，如所謂 na si（黑人？）su si（鐵人？）ly si（中人？）之屬，其支流本尚不少。意者當日遷徙之初，有自西直下以至雪山之麓者，亦有自較東地帶南下，與蠻人曾有較密之接觸者。然此所云云，非由體質，風習，史料等方面為實地之考察，更益以蠻文起源之闡明，實不易為較確之斷定。滇中學者果能有所指正，則妄說之罪，作者所不敢辭也。

最後請受一觀此音字與形字結合之情狀，Bacot書所列表以意字（ideographiques）與音字（syllabiques）分格列書，而其中往往有意字（ideographiques）欄內所列形字，其下尚附有一音字，適與其同列之音字（syllabiques）相應者。此得擇舉數例如下：

意義	讀音	形字	音字
切(couper)	tse(tse)'		ㄗ
手(main)	la		ㄨ
棺(sapin)	tho(to)		ㄒ
地(terre)	kji(tʃi)		ㄒ

此以兩者結合之關係言之，亦明明所謂形聲也。又余所記尚別有一例作：：兩者雖亦為形聲之結合，而性質又稍不同。以此字剖白，讀為 pɔ 其上之音字本已讀 pɔ 而恐同音字之易混，則加注：白（此讀 no，義為牛奶，以牛奶色白，故用以喻一切之白）以明之，蓋上 Bacot 諸例，形符先具，音符後加，合乎上文所謂義制(determinatives) b 者也，此：字一例，音符先具，形符後加，合乎上文所謂義制(determinatives) b 者也。

(1) 此讀音亦依 Bacot 寫，在括弧中者則為作者所記，較 Bacot 為近真。

要之一切廢些文中之形聲字，就其結合之成分言，實得分為二類。一為形字與形字之結合；一為形字與音字之結合。前者與漢字之形聲全同，而後者則略近於日人以假名注漢字反之更就音字與形字之關係言之，則除此形聲而外，又別有以音字注形字之義，如上文所謂近似初期之會意者（如以示白石猶以示綠石，又第一部分二節所舉之，亦有如注石於上角以示其為白色者亦其例），此其事狀之錯綜，當更為他種文字所罕見已。

本文草成，先後承劉重熙、方國瑜、董彥堂諸先生賜以商榷，方先生精研此學，指示尤多，文中若干部分，無不經其斟定，謹誌於此，以表感謝之意。

附記：本文中引用英法文書，原皆選引原文，不加繙譯，今所加譯文（即凡文中括入括弧之英法文前面之漢文譯文，共約七百餘字），得作者同意，由逸夫代譯，惟有須向聞先生及讀者聲明者：一為譯筆拙劣，夾在聞先生樸雅之文筆中，殊覺不類；二為原引之文，其見於譯者手頭所未備之書者（如 *Lauter, Rock* 諸氏之書），均未及檢閱其上下文，斷章譯義，錯誤恐必不免，幸原文俱在，讀者可以覆案；三為所用譯名，如 *winter counts* 之作“冬事記”，*initial consonant* 之作“字首輔音”，*final consonant* 之作“韻尾輔音”，*determinative* 之作“義制”等等，不知有當於作者否也。

芮逸夫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O-SO HIEROGLYPHS

(A Summary)

By *Wen Yu*

The Mo-so writings have been treated by T. de Lacouperie, J. Bacot, B. Laufer, and more recently by J. Rock. While Rock has the advantage over the older scholars in having much richer material at his disposal, he is inclined to study them as ethnological literature and has not much to say on the nature of the script. The present essay is an attempt to study the script from a purely phil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terms of Chinese philology are made use of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Part I of the essay give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Mo-so hieroglyphs,

a) Pictographs of animals limit themselves to their heads, their bodies being left out.

b) Pictographs of man are formed along the same line, all distinctions of sex, age, and class being shown by the headdress.

c) Actions are indicated by straight or curved lines near the performing part, in great resemblance to the American Indian picture words, e.g.:

天 [sɿ] speaking 刀 [tsɿ] cutting.

d) More abstract ideas are symbolically represented, e.g.:

田 [hu] rich (barn filled with corn)

𠄎 [gɔ] victory (flag as symbol of it).

e) New characters are formed from old ones, either (1) by adding or removing something, e.g.:

☀ [ni me] sun, wherofrom $\left\{ \begin{array}{l} \text{☀} [ni me ba] \text{ sunlight} \\ \text{☀} [zy] \text{ noon} \end{array} \right.$

👁 [nix] eyes, wherofrom 👁 [ni y go] blind

or (2) by combining two units, e.g.:

☀ [ni te] fine (day), from ☁ (sky) and ☀ (sunlight)

👁 [ni u] weeping, from 👁 (eyes) and 🌧 (rain)

f) A character may have two or more pronunciations. Besides sentence words like 𠄎 and 𠄎 which naturally represent strings of syllables (i.e. words), a Mo-so character may vary in its pronunciation (1) when it varies in meaning, as then it really represents two oral words, (cognate ones, of course), e.g.:

👁 [ly] look, or [da] see

𠄎 [gu xi] back(n.), or [to] lean

or (2) according to whether an affix is implied or not, e.g.:

𠄎 [ua] left, or [ua tey] at the left side

𠄎 [ji] right, or [ji tey] at the right side

Part II of the essay deals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involved,

A. In the writer's opinion, under the general term "ideograph", we ought to distinguish two classes, "suggestive ideographs" and "interpretative ideographs", which may in turn be subdivided into earlier and later stages.

(1) Earlier suggestive ideographs. For Mo-so examples see d) above. For a Chinese example, we may give 𠄎 [ni] strength, from the name of the bear-like animal.

(2) Later suggestive ideographs. The original signs are combined or modified. For Mo-so examples see e) above. Chinese examples are seen in [ɕiæk] full, the water at the rim of a bowl, and [pʰen] a board, being half of [muk] a tree.


(3) Earlier interpretative ideographs. To one sign is added another,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whole meaning not by means of its suggestive form but through its "connotation". A Chinese example is seen in [kai] divide, in the upper part of which two hands are dividing a horn of ox, with the character of ox beneath. The Mo-so hieroglyphs do not yield many examples. Approximate ones are [hɔ̄ ɿ] green stone, and [ɕi ɿ] yellow stone stone; [hɔ̄] ornament on children's cap, the central piece being a sort of emerald, which represents "green", [hā] gold, representing "yellow").

(4) Later interpretative ideographs. Combinations are made in an abstract way from the very start. Examples abound in Chinese, e.g.: [tau] age, from man, hair, changing. Mo-so exampl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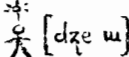
(1) and (2),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pure pictographs in that they are "symbolical" instead of being "literal", are nevertheless not "ideographs" properly understood. They remain pictographs in a wider sense. Only (3) and (4) are pure ideographs, or, in Prof. Karlgren's terminology, "logical compou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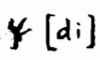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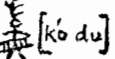
The four stages together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re ideographs. While Chinese has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Mo-so hieroglyphs is arrested half-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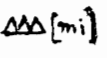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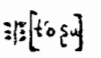


B. The Mo-so hieroglyphs are sometimes employed as phonetic signs, as Bacot has said. This is done in two ways:

(1) Borrowing.  horse, borrowed for "the authoritative one", because the two words have the same sound [zuo]



(2) Phonetic compounding. Noteworthy facts about the Mo-so "phonetic" are:




(a) The phonetic only represents part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ompound, e.g.:  [dze] phonetic in  [dze u]

(b) Two phonetics are combinedly employed in a single word, e.g.:  [di] and  [k'o] in  [k'o du]

(c) The phonetic may have different values in different words, e.g.:  [mi] in  or  [gy] in  ;  [to su] as [si] in  , or as [t'o] in  . These cases are not to be found in Chinese.

Next for the "signific" that represents the meaning of the compound.

(a) The signific is self-sufficient in meaning, the phonetic being added as a safeguard of pronunciation, e.g.:  [su] dice, from  [su] dice, and the phonetic

(b) The signific has two or more meanings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phonetics, e.g.:  womanfolk, from which  [me] mother, and  [mi] daughter.

Cases in Chinese similar to (a) are to be found in 齒 and 鼻. But in contrast to (b), the Chinese employ pure phonograms first and the significs which denote a generic meaning are beyond doubt added later on. 祖 is later in time than 且, 仲 than 中.

Phonetic compounds in general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 way the significs and phonetics are combined. Either (1) the significs are added to the phonetics to specify their meanings, or (2) the phonetics are added to the significs to represent their pronunciation. To the second class

belong the Mo-so compounds, and also the Egyptian determinatives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special determinative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es. The Chinese and Chū Nóm (字喃) compounds represent the first class.

In Part III the writer gives his opinion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o-so hieroglyphs and the $k\gamma pa$ a sort of syllabic writing also in use among the Mo-so, but to a lesser extent. Dr. Rock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k\gamma pa$ is the old script brought by the Mo-so from their home to the North-West of their present country, whereas the hieroglyphs were invented after their coming to Likiang. Mr. Fang Kuo-yü (方國瑜), a Chinese scholar, maintains that the $k\gamma pa$ is derived from the hieroglyphs. The present writer, after pointing out the difficulties arising out of both of the contending theories, mak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The two scripts are of different origin and were in earlier times in use among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Mo-so people. When the latter came to their present country and the two scripts met, the hieroglyphic writing ceased to develop along the phonetizing line on which it had made a start. But owing to influences other than the linguistic ones, the hieroglyphic writing has come to be dominant, and the syllabic $k\gamma pa$ script almost obsolescent.